

湖南大公报（1917——1918）对 1917 年俄国革命的报道

段付琴 陈宇翔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1917 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分别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可以说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影响更加深远。本文主要研究在俄国发生后《湖南大公报》对其报道，从而了解当时的舆论对俄国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对“二月革命”极力的赞扬和对“十月革命”的不恰当评价。

关键词：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湖南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由于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并存，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间、农民与地主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主要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被弱的环节。加上俄国在世界大战中屡战屡败和粮食危机成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索，随后列宁等社会主义革命者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伟大创举。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此时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各派军阀混战不断，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言论、新闻环境相对以往来说比较宽松，再加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反应社会现实、代表人民心声的报纸受到欢迎，因而出现了办报热。1915 年 9 月一日刘人熙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大公报，到 1947 年底停刊，存在的时间大约 32 年的光景。虽然湖南大公报存在的社会背景正是军阀混战、政治动荡时期，有时会出现停发的情况。就从十月革命前后（1917.1——1918.12）看中间就停刊过 5 次，实际出版的时间也不足 27 年。但是湖南大公报从成立开始就秉持约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党不卖，指陈时政，监督政府，代表民意，诱导社会。^[1]因此湖南大公报在近代湖南报刊史上具有重要报刊之一。湖南大公报也是最早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刊，正值十月革命 100 周年之际，通过对十月革命前后湖南大公报有关报道俄国的新闻收集、研究，了解当时社会民众关注点和偏好，从而反映时代的热点和要求。笔者对湖南大公报（1917——1918）有关俄国的新闻报道进行整理，可以看出湖南大公报主要从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战、十月革命伟大胜利几个方面对俄国进行报道。

一、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1917 年 3 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封建王朝，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湖南大公报》主要从王朝的覆灭、二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发生后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对其态度反应方面来对俄国二月革命进行评价。

（一）罗曼诺夫封建王朝的覆灭

1. 政体之讨论

1917 年 2 月 27 日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剥削阶级慌忙出来抢夺胜利果实。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杜马工作，宣告组成杜马临时委员会。3 月 1 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讨论尼古拉二世退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出最终答案。当时也有消息称“无变动革命党首领复令国会开会，以使讨论国事，并闻俄国国会将仿照英国成例，草订俄国宪法即建设

虚伪君主立宪国。”^[2]国中社会党和青年党对国体进行讨论，青年派主张“承认俄皇退位之后拥立现太子，反对由皇弟亚历山大继位之说政体”^[3]。而社会党则主张“采用纯粹民主立宪制”^[4]。3月2日退位于米哈尔·亚力山大罗维奇大公，并根据杜马代表的要求增加新皇帝必须宣誓立宪的内容。杜马的自由主义领导人试图保留君主制的倾向，与彼得格勒群众的反君主制情绪明显对立。3月3日，“米哈尔大公亦退位罗曼诺夫王朝”^[5]，将近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国家政权。

2. 俄皇流放西伯利亚

3月3日临时政府决定剥夺已退位的前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的自由，“乃即委托彼得乘军队司令阔尼罗夫监视皇后，布里阔夫、葛里诺夫、威什宁加里宁等监视皇帝”^[6]。委派国家杜马代表布勃利科夫、维尔什宁、格里布宁、卡利宁前往莫吉廖夫大本营执行此决定。退位的尼古拉二世由莫吉廖夫送至查尔斯科厄瑟洛宫“以卫兵严重监护，仅许有少时间散步之自由，然独须受兵士监视”。^[7]临时政府同英国政府进行了关于沙皇家庭去英国的谈判但没有结果，从现实政治角度考虑，临时政府担心把罗曼诺夫一家送往英国会招致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民主派的愤慨。而英国政府也不愿意得罪俄国反对君主制的力量，引起其对英国及其盟国的怀疑和敌对。公历八月十四日清晨有一铁路专送前俄皇一家去往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者，俄皇流窜革命党人之地也，百以来热心爱国之士藏身此冰天雪窖之中者，何止数十百万。”“今乃自人其中俄皇及其皇族竟为其国共和政府所放逐亦向此讨生活，天道好还报，施之理诚不爽矣”。^[8]

3. 临时政府成立

3月2日晚上，临时政府成立。其组成是：部长会议主席兼内务部长李沃夫公爵，外交部长米留科夫，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交通部长涅克拉索夫，商业和工业部长柯诺瓦洛夫，国民教育部长马努伊洛夫，财政部长捷列申科，宗教院总监李沃夫，农业部长盛加路夫，财政部长克伦斯基，财政总长戈德涅夫，芬兰事务部长罗季切夫。^[9]临时政府的成立表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政府中除了克伦斯基外，其余都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及其支持者。

（二）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中国革命酝酿二十余年之久，发难则为铁路国有问题，夫铁路国有不足为革命之原因也；俄国革命其酝酿前乎中国数十年，发难竟后乎中国数年；查其所以发难之端，则为粮食缺乏问题”^[10]。《湖南大公报》认为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1916-1917年的冬天非常冷，彼得格勒1917年前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只有零下26度。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中，彼得格勒的市民需要每日在寒霜之中排队五个小时等候买面包，也有“鹄立移日而卒无所获者”，像这样的现象已经维持了数星期之久。加之物价“较平时增至八倍有余，食品亦昂贵异常”。“劳动者同盟罢工，继则党人、学生乘势成革新之业造端虽久，其发也实由粮食问题由以致之”。^[11]市内罢工四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一些工厂停工，因为工人宣称他们饿得干不动了，要去找吃的，各种各样的党派、协会散发鼓动性的宣言和小册子，人们举着红旗和标语横幅、唱着革命歌曲示威游行，彼得格勒市内混乱一片。

再者因为俄国君主制度导致社会矛盾激烈。“以顽强之俄罗斯专制政府，革命动机酝酿百余年，虚无党人遍地皆是，暗杀之事不绝于耳，而不能荡涤瑕秽”。^[12]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与俄国政权内部混乱有直接关系。“俄国此次革命，其第一之主因何在？曰推翻亲德派”^[13]。俄国宫廷内部秘密结成以有德国血统俄皇后为首的“黑帮联盟”——“亲德

派”，想要通过与德国单独媾和来巩固君主专制，再加上俄皇和俄皇后亲信的妖僧——拉斯普京被暗杀。倾向君主立宪制的“自由派”乘机活跃起来，以稳定社会秩序为由，发动政变，劝尼古拉二世退位。

其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性影响，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来说是灾难性的。第一，俄国为东线作出巨大的人员牺牲。由于战线的拉长需要大量士兵，这样一来国内兵力不足，国内混乱秩序无法得到及时镇压。第二，军需供应不足，俄国军队全面出动后，武器的供应数量与军队士兵的数量不相等。弹药储备不足，工厂来不及生产，再加之武器落后，俄国士兵只能用鲜血为之“买单”。第三，常年战争对俄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农村一半的男性劳动力被应征入伍，马匹、耕的数量也因被征用或屠杀供应军需大幅度减少，导致粮食产量降低。食品供应不足、货币贬值引起城市居民普遍不满。这些因素加剧了俄国社会的动荡不安。

（三）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沙皇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获得政权。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德英等国通过简政放权来稳定社会，安抚民心，防止本国发生革命。德皇诏许改组内阁，“自美德绝交，俄国革命成大事件发生，德政府内不自安即有万，赐人民选举权及改组内政之传闻本报亦会屡记”。“德皇威廉以普鲁士以王名义颁诏与普鲁士，首相郭利维持诏内云：朕甚原保存君民一体之宗旨，而为人民谋幸福起见俟，战事完竣即实行改组内阁”^[14]。英国国内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发布了人民无阶级男女之分，应该让英国工人、士兵、妇女拥有选举权，随即“阿斯奎斯宣布展期七个月，以便政府提出工人、兵士、女子同有选举权之议案”。在讨论工人、士兵、妇女为何有选举权时，认为“所谓工人选举权，国家制造品皆出于工人之手，何能不予以选举权；所谓兵士选举权，内乱外患皆由兵士负责，何能不予以选举权；所谓女子选举权，家为国之本，女子所负责家庭责任甚大，何能不予以选举权”^[15]。

（四）俄国二月革命后与各国关系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湖南大公报对革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此事，国内各界也对其热烈讨论。张傅泉认为“吾人应以满腔之同情予以帮助，使德国速败，则德国内部亦将起大革命；国民胜利君权打消，则世界可以和平，而吾国以援助他人之故，地位亦自可稳固”。^[16]在是否加入一战的问题上，张傅泉认为受二月革命的影响，俄国新政府与俄国单独媾和，则德国将胜，“更非速加协约以全力自卫”。俄临时政府成立后，要求中国承认其合法性，中国政府从四个方面来考虑承认俄新政府之合法性。第一，须先查核该新政府之情势；第二，须审议国际上之利害关系；第三，查协约各国之如何办法；第三调查中立各国之如何办法。鉴于俄国还没有确定国体，中国政府拟照美国的办法对俄国先为事实上承认。湖南大公报对此评论称“俄国新政府成立，我国审时度势，加以承认此举无关大敌。似可不与列强取进止，然而我国无此担当，无此胆略。列强未承认我国不敢承认，列强承认我又不承认也。呜呼！进退由人，笑啼无主。弱国国际行动固常如是，又乌可概论哉？”^[17]待驻俄使者刘镜人回电称美国已正式承认俄国新政府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承认新政府且对其民主政治极表赞同。随后俄国派遣高级勋爵来我国正式呈递国书，赠送大勋章於我国元首。而且俄国新政府宣称放弃扩张疆界政策，决不压制他国及侵略其国土，欲与我国建设持久和平。

虽英法意诸国已正式承认俄国新政府得合法性，但日本以俄国革命后之形势不稳定为由

拒绝正式承认，待其形势稳定再承认其合法性日本考虑到与俄帝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怕新政府不予以承认，遂谓如承认新政府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 第一，日俄之友谊关系仍旧继续；
- 第二，日俄之各种条约及其他事项仍继续有效；
- 第三，新政府应有与协商国协同作战之决心

以上三种条件表明日俄协约及其附带之密约仍然继续有效，在欧战结束之前日俄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变更，而第三个条件足以表明日俄两国都有作战的决心，俄德单独媾和的说法不会发生。

（五）俄德有无单独媾和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临时政府掌握政权，因此各国对于俄国的欧战政策十分关注。《湖南大公报》也对俄德是否单独媾和有相关报道。从德国所拟定的媾和条件来证实：第一，波兰完全自治；第二，君士但丁堡归列国共同管理；第三，撤回在奥俄兵；第四，领土阿尔英尼亚归俄保护。从德国提的条件看，俄德单独媾和无望。俄国对德作战的目的是占领君士但丁堡，从而获得出海自由权。但是德国提出的条件为君士但丁堡归列国共同管理，而且波兰完全自治更不利于德国，对于俄国来说决非利事。俄德媾和在沙皇时期就有单独媾和的动向，若俄国没有发生革命，受俄国“亲德派”影响，则“单独媾和较易为力”。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对于战争的意见分为两派。“立宪民主党尊重协商国间相互之条约，代表中流社会者也；而社会民主党则代表下等社会”^[18]。而士兵和劳动者是此次革命中的主力军，他们期许和平，“已悟单独媾和之不易实现”，遂希望各协约国共同放弃侵略政策，才能阻止战争继续。3月27日颁布宣告国民之牒文内转载的《俄国外交部致协约各国之电文》称有关俄德媾和的传闻是敌国离间协约各国的策略，“今有此档足将此谣言消灭乌有矣！我临时政府所宣言之大纲与协约各国政界名人所发表之意见完全相符”^[19]。

二、俄国发生暴力政变

（一）临时政府的政治危机

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对俄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造。实行政治大赦和宗教大赦，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罢工自由，废除等级的、宗教的、民族的限制，召开立宪会议等，使俄国一下子从沙皇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的国家。在俄国社会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拥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而临时政府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俄国一度成为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虽然临时政府不时的颁布一些法令，但却很少兑现他们的承诺。特别是俄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和平问题、国家制度问题的宪法基础问题等根本性的问题上，临时政府都没采取合理的政策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人民群众也因此逐渐对临时政府失去了信心。

在临时政府之外诞生一个在罢工和起义过程中、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控制，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实权。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采取一些维护革命利益的措施，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成立粮食委员会，建立工人民警队，在士兵中建立苏维埃，这些都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群众运动高呼“打到战争！”“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万岁！”10月的俄国，矛盾达到高峰。经济混乱，城市供应经常中断、军队奔溃，在一切矛盾充分发酵后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包围了冬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

（二）新生政权的内忧外患

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顺利夺得政权后，并未得到普遍赞同和支持，而是处于内忧外患局势，新生政权面临巩固政权的严峻挑战。10月26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发起了成立“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并发布《告俄罗斯共和国公民书》，声称自己有重新组织临时政府的权力。29日拯救祖国革命委员会根据事先计划好的军事行动方案准备依靠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先后占领彼得格勒电报中心、阿斯脱利亚饭店、国家银行等，准备把布尔什维克赶出斯莫尔尼宫。但是被军事委员会掌握的武装力量给包围，士官生很快就投降了。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还要开展政治斗争。布尔什维克组织成立苏维埃政府后，遭到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对。想充当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与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之间调停人，企图建立一个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11月1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扩大会议，在讨论是否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的问题出现了分歧，这是中央委员发生的第一次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俘虏了大量的敌国军队——奥匈帝国军队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将这些战俘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经西伯利亚遣返回国的途中这个军团发生叛乱。1918年6月8日，叛乱军团占领了萨马拉，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在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政府”，在叶卡琳娜堡成立了“自治政府”。1918年11月，旧俄军的将军高尔察克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发动叛乱，向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进攻，推翻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自称“俄国最高执政”。苏维埃政权遭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新生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最重要的能源、燃料、粮食产地和最重要的交通线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势。

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重大，对俄国、对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十月革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全新的革命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它促进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但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学界大多数是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个体部分来研究，很少学者有把十月革命放到1917年俄国革命这个整体中去研究。而且极少有人从当时社会媒体的视角去反映当时革命情况，了解当时民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从《湖南大公报》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报道内容来看，对二月革命的篇幅占比重大、涉及内容广泛。对二月革命的原因、影响、王朝的覆灭以及当时社会的大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有所涉及。但是也有不完全的部分。在报道二月革命发生的原因没有涉及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袁世凯逝世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各地军阀乘机谋利和争夺地盘，帝国主义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中国形成两大军阀阵营——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北洋军阀由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组成。西南军阀主要有唐继尧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还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阎锡山，大小军阀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们割据一方，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内战连年不断，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1916年秋至1917年夏，北京政府内部矛盾开始尖锐起来。段祺瑞与黎元洪投靠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其的主张和要求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黎元洪与段祺瑞展开了“府院之争”，其斗争的焦点主要表现摘制定宪法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黎元洪派反参战，段祺瑞派主张参战。其斗争的关键在于谁主张参战，谁就可以从中捞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湖南大公报》对1917年俄国革命报道体现当时

媒体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对军阀统治者为谋取一己私利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卖国行为为之讽刺、批判,发挥了公共舆论的中心作用。认为俄国革命对于我国来说有三大教训。“夫已俄国亲德派之势力雄厚,虎踞要津,畴昔谁能动其毫末。乃一为爱国民所声讨,竟如摧古拉朽,不崇朝而告廓清。彼挟异国浪人以谋攫取政柄者,可猛省而自反矣,此可为吾国之大教训者一”。第二大教训是俄国此次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而“我国今日经济紊乱,生产日微,国民生计之涸竭,已达极点,是望有实任之政治家知所借鉴也”。俄国军人素以忠于俄皇,此次革命俄皇被推翻,在面对德军想乘俄乱对俄进军时,“咸知以国家为重,不忍发生内讧,授强敌以机会,戮力同心,捍御外侮”而我军在对德问题上意见不一,发生内讧。因此以俄国革命“为吾国今日之药石,皆与吾国以鞭辟人里之教训,吾国人其毋秦越视之也”^[20]

参考文献

- [1] 黄林 湖南近代报刊史略[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5
- [2] 俄国将改许君立宪特讯,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8日
- [3] 俄国革命消息续誌,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6日
- [4] 俄国革命消息续誌,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6日
- [5] 俄国共和政府新阁员之略历,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2日
- [6] 呜呼俄国皇帝之末路,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4日
- [7] 呜呼俄国皇帝之末路,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4日
- [8] 劲公 评论二: 俄皇放居西北利亚, 湖南大公报, 1917年9月16日
- [9] 俄国共和国政府新阁员之略历,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2日
- [10] 公瑾 时评: 革命谭,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3日
- [11] 俄国大革命之穷源竟委,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8日
- [12] 秋塵 社论: 俄国革命之大教训,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3日
- [13] 秋塵 社论: 俄国革命之大教训,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3日
- [14] 俄国革命之影响,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21日
- [15] 俄国革命之影响,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21日
- [16] 俄国政变真相及与欧战之关系, 湖南大公报, 1917年3月24日
- [17] 东荪 社论: 论俄德媾和, 湖南大公报, 1917年5月9日
- [18] 俄德间之和平,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28日
- [19] 俄国外交部致协约各国之电文, 湖南大公报, 1917年6月6日
- [20] 俄国革命之大教训, 湖南大公报, 1917年4月3日

Hunan Grand Communiqué (1917-1918) a report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Duan Fu Qin, Chen Yuxiang

(Marxist Institute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1917, there were two revolutions in Russia,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feudal autocracy of the TSARS, "October Revolution" esta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Soviet republic,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and arguably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world, china, in particular, is far more far-reaching.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report of Hunan Grand Communiqué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a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an unseemly praise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and an inappropriate evaluat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Keywords: February Revolution; October Revolution; Hunan Grand Communiqué

作者简介:段付琴（1991-09），女，汉族，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